

抗戰中的西北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

500

長江主編

貴州省立圖書館

徐盈著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第 號

1061
10

刊委“國中的中戰抗”

抗 戰 中 的 西 北

著 亞 徐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目次

一·西北大勢(代序).....	一
二·西蘭風霜.....	五
先報告一件喜訊.....	六
匪患依然可驚.....	八
陝甘邊境.....	一二
六盤山前後.....	一五
一步比一步的窮苦.....	一八
通過了最後的障礙.....	二五

三·最近的蘭州·····	二八
第一印象·····	二八
靜靜的蘭州·····	三五
朱紹良會見記·····	四一
× 國人在蘭州·····	四七
四·死亡線上的喘息(祝賀甘肅農貸一百五十萬!)·····	五三
五·踏上甘新公路·····	八一
六·甯青消息·····	八八
寧夏近訊·····	八八
青海雜報·····	九二
七·回教徒在甘肅·····	九六

回教徒的派別·····	九六
回教徒在甘肅的分佈·····	九九



西北大勢（代序）

在西北唯一的感覺是筆桿無用，槍桿太可愛了。只有全民握起了槍桿，才敢喊「手打聲者以打擊」，才能「保衛祖國」！可是，直到如今，西北大敵將亦截斷我們的國際路線時，我們各方面還都在諱言「解放民衆」與「武裝民衆」的一個基本口號。

朱紹良副司令長官在第一次的擴大紀念會上說：「不要把西北看得過份複雜」，這話在執政者是一種坦白，可是民衆却不能放心，而認定了當前的局面是簡單。賀耀祖主席的半年努力是只將西北「敷衍」得平靜無事，朱主席雖然精明果斷，但威望暫時也不能在蘭州招集一個軍事會議。

我們在西北的實力，計中央直屬軍隊尚有孔令恂九十七師，楊德亮一九一師及周祥初四十三師。孔師在隴東及寧夏的中衝；楊師戍衛蘭州；周師遠在天水，他們都沒有大炮，大半且都是新補充的士兵。此外則完全是回回軍隊。

寧夏有馬鴻賓及馬鴻逵兩個師。馬主席是有名的「花花公子」，盼望這次「並非內戰」的開始時他不藏在陣後，兵士戰鬥力不大。馬鴻賓是陽明派的老實人，作戰雖有相當勇敢，但因都不出於「子弟兵」，在作戰上的持久性成問題。另有幾個補充旅，也是子姪統帶。勢力比較雄厚的是青海，大約有九旅軍力，而且今年陸續到了不少東來的軍火，最後有一批被馬鴻逵扣了，報告當局說，這是日本槍，足以證明青海親日；但另外却有一種說法，是青海用皮毛在天津和敵國交換過來的。在甘肅河西的還有駐在涼州的第五軍，軍長馬步青，他的部下正在積極擴充中，民怨載道，因為河西已然被拉得沒有了壯丁。日本人在

他們的勢力範圍內已有所活動。

其次談到政治。寧夏和青海的黑暗久已爲人所稱道，那裏只有軍人。而甘肅，賀主席的清廉純正，完全被他部下人的貪卑污劣掩蓋着了。

前財政廳長陳端獻了「特貨統制」的妙計，結果，政府賠本，民衆痛苦，而漁翁馬步青却得了大利。特稅局的貪污，也呈顯了甘肅空前未有的局面。省府最大的成績是訓練出來了近千人的區長，區佐，校長，但結果，大半都以爲有了靠山，成爲民間的老虎，專門幫助有錢人壓迫農民（自然，有良心的何嘗沒有，太少了），朱主席來到後，首先取消了「特貨統制處」，而新財廳長也就飛抵蘭州了，梁敬錚氏並對記者聲稱：整理財政以「甘肅不養中央，亦不累中央」爲宗旨。建設也換新人，而敬廳尤破前例，並非是本省人。在這種耳目一新中，我們看到每天省府會客室內每天濟濟一堂的酒食爭逐的座上客，和各地

水深火熱中的民衆相距太遠了，政府直到今天，還不來解放民衆，武裝民衆，我們還等什麼時候？寧夏、青海都是一樣。

官政治力量應努力使用，可以事半功倍，晚了，則萬悔無濟。譬如今日東北的義勇軍是費了多麼多的血力的代價，北平的抗日隊又是多麼難以組織。他們都後悔了，西北上正應亟起直追！現在只費一分力氣，將來是要花十分力氣的！

由上面看，各種問題，只能使人嘆息，對西北，我們怎能樂觀？

最後只有盼望國人在此時援助西北，注意西北，使西北民衆起來，政府給以實力接給，使西北作爲收復華北和一切失地的根據地！

西蘭風霜

在今天成爲陝甘交通唯一大道的西蘭公路，我們對它只有愛護一途。西安行營更撥巨款，要把全線都鋪上石子，使今後的西蘭在雨季不再稀爛，而負起它在西北國防上應有的使命。在這一千三百里的長途上，已在動員每家一人工，在拾石子，風雨相和奇寒之下凍結着的路面，有的已在翻修，一位工程師告訴記者：「明春冰解，將要正式動工。」

西蘭路上，軍運頻繁，客車稀少，記者得公路局范科長之介紹，得購票乘運油車西上。西安市上，全部汽車，都受統制，新綏汽車公司的長途車子更是全部走上了哈蘭段的征途。商車載貨，每噸給價七十五元，但全價常常不能拿

到，而途中零件時常損失，每次便要超出所得，幸而司機人多半都能明白這是爲了國家盡力，怨言雖有，可是不甚多。加之我們海口受了封鎖，零件來源斷絕，有些壞車無法修理，只好中途攔車。當記者爬上被指定的這部老舊汽車時，望望頂上一碧如洗的晴空，伏視這匹一九三三年的西洋駱駝，發生出一種不知何日能到蘭州的感想。——這真是一段漫長而無邊際的跋涉。

一 先報告一件喜訊

從西安到咸陽，這一段路身很壞，車轍很深，特別是靠近渭河邊際的土道，更是毫無路面痕跡，記者走過許多北方的公路，這些路在雨季都成爲洩水道，西蘭公路到底是北方化的，竟然也不例外。

渭河上有了橋，咸陽古渡的景色消滅了。橋有兩個，一個是新建好的鉄

橋，一個是鐵路讓給公路的那座很危險的木橋。

土原上有着起伏伏的巨墓，民族祖先的靈寢下，大片的麥地蒼蒼的給廣垠舖了一層薄氈，黃牛搖擺着尾巴在散步，黑羊白羊，成羣結隊地嚼麥，冬麥不怕吃，明年還會生出新的來。牧童用鞭子打牠，奏出了響亮的聲響。

咸陽將要成爲一個小小的工業區，房屋多已建好，那個新修理的古城頭，不斷地起着號聲，城根下，渭河灘上，到處能看到了大批的軍馬，馬勢很雄健，牽馬的軍人也很慍悍。

同車的青海黨部盧錦帆委員告訴記者說：這是青海派出來的部隊。是馬彪的一個騎兵師。自然，這是值得報告的一件喜訊。「回教徒已經參加了抗日的戰線」，我們先前聽說：寧夏的部隊早已向東北部推進。這些騎兵的馭馬和游擊是值得推荐的。

記者到了西北，知道過去所謂回漢問題，在「抗戰第一」的前提下，業已漸行融化。陝西彭民政廳長曾對記者談到有幾個名詞很易誤會，實在說。只有回教，並沒有回族，除新疆一部份外，多是漢回；既是漢人信奉回教的，回族一辭，不容成立。甚至土耳其人意譯土耳其一字亦「周」字義。大家都是漢人，只有宗教的差異，毫無問題是應當一致聯合起來的。有清以來的演變，多是主政者的有意挑撥。如今全民抗戰，回教徒出一分力氣是為各方企盼而且應當的。一個個的騎兵從記者車旁擦過，據說最近的軍紀已改好得多了，那種黑化的西北土原上稀見的英武，和默罕麥德氏的精神使記者神往了許久。……

二 匪患依然可驚

離開西安的時候，朋友便告訴我說：西安的城圍以外的地方，匪患依然可

驚，一路上，證實了這個消息。

沿途中，穿行了渭水流域的棉花區，霜下了已好久，許多的棉桃依然在青着，這證明了北方是多麼渴望着早熟棉種的推廣，無論如何，要在霜降後幾天總能清收了殘花。今年的抗戰，影響了陝棉的銷路，馮澤芳博士說：「棉花總是有用的」，盼望政府和銀行能夠從速加以救濟。

從咸陽到醴泉，中間有一段路是正在鋪着洋灰。值得嘆息的是有一段沒乾透的路面上，印着很清楚的兩列馬蹄。醴泉以西有些地方却在改修路面，石子散碎地堆在各地。車子在黃土高地盤旋，乾枯、貧瘠，昔日的福地，誕生了中華民族光榮歷史的地方，如今是人為的災荒引來了自然界的災荒，一年年，把災區越變越大。十八年大災以後，各地的痛苦仍然沒有復蘇。

我們的鐵路駝本來載重已經過量了，可是咸陽車站上又添了幾個士兵，硬

來爬上峯際，不料在中途後肢便斷了，勉強拖到了乾縣，士兵欣然下車進城，我們則進了沒有門的小屋，出入都由窗口，到了夜晚屋頂上也住人，從秫稭縫裏向下落馬糞。

乾縣，到現在為止，是災區，也是匪區。

十八年時候，匪首王結子坐鎮本縣，使賑糧難來，災民大部死亡。匪勢最烈時候，是在縣城門口公然搶劫。現在城裏駐着一個團部，治安雖已好轉，但據縣內的幾位小學教員告訴記者說：表面看來確已較前繁榮，但骨子裏四郊殘匪，夜夜打槍，鬧得十分不安。捐稅仍然很重，五十畝地要出到六十元錢，富戶（財東）爲了吃不消這小縣城裏的苛雜，於是都逃到西安去住。教員欠薪三個月，「生活簡直不了呢！」實際上，還是沒有脫離十八年的狀態。

到夜晚，運糧到咸陽去賣的車夫，帶來了消息，說距縣十里的高原上有一

所武則天的墳墓，在那裏，他們親眼看到大批土匪在等候着來搶劫客車。我們的車子滯滯了，修理了一天，在第二天黎明時，仍不得不惴惴地走上了征途。

黎明時候，山地奇寒，大霧鎖着遠山，滿地上都是一片霜白。過永壽，向邠縣進發，旅途上有××師的大部徒手新兵在通過，所以秦嶺一段險地，也過得很安全。沿着涇河，多數工人在鋪着路面，行營的軍人在許多地方代理了監工，使工作很是緊張。

到邠縣東門，城門緊閉，門外堆擠着大批的人和貨。守門軍人告訴車夫：城裏因為時常不安，所以在本日六點鐘起清查戶口，任何人都不能通過。我們的鐵路駝駝得在城外候一刻，後來開城了，才受了檢查，然後進去。

邠縣在涇水岸，是陝省西部的一個大城。

三 陝甘邊境

郿縣的城外，沿着涇水，絡繹的有幾十里遠的菓樹區，這其中，特別是蛋大的棗子，成爲這一帶的特產。看到這麼大的菓樹區，使記者頓時回憶到靈寶黃河岸邊的大菓林，碭山廢黃河邊的大梨林，山東半島的大果林，我們有着這麼豐富的名產，我們的戰士不應當再羨涎日本士兵吃花旗蜜橘。全國的農業服務員，在後方執行的戰士工作，便是擴大各方面的生產，一切不能再等待，一切不能再遲疑。

涇水岸邊一段一段的紅色工作旗，一堆堆的墳頭狀小丘，許多人正在砂裏掘石子。大路邊，石子按方排列起來，像是龍蛇脊錐骨，蔓延無際。工作人，有一些還帶着髮辮，大半都是留着長長的頭髮，反穿着光板羊皮在作着四角錢

一方的拾石工作。

大道上，更看到有大批的農人在背着鍋盔（一種麵製厚餅）向四方趕路，這有點中古殘餘的風趣。交通的便利，是開發西北最有力的工具，交通開發，生活像一條鞭子，會逼得落後的人民奮起。我們相信，如果沒有公路，這些背着鍋盔趕路的人，一定還是死守在鴉片燈下，喝着小米稀粥，在度過他的一生。各地方，也不會有今日的活氣。

稱爲古戰場的長武縣，沒有停留便向前行，這是陝境西部最靠邊界的一縣，前面有一個小鎮叫密店，在這裏，陝甘邊境人爲的分界了。

這裏便可開始看到絡繹成行的左公柳，這點枯乾了的老綠，成爲近於沙漠的秦隴丘陵地帶中的一點最可珍貴的顏色。綠色，一路上，只有靠近水的地方才能看到，水統制了中國的農業，水威脅着人類的生命。有水的地方，潤澤富

廡，朝氣；沒有水的地方乾枯，瘠薄，死氣。可惜是今年涇水流城雨水太多，鬧得連此地農民最有希望的小米都歉收。外省人是曾贊嘆他們的那種用醋浸辣椒拌着小米粥吃的習慣，現在連這點都難得到了。

可是窮雖窮，但吸鴉片烟者聽說還很多，這一點很難解說。有人說：這次若不是重修西蘭公路，兩省的治安將要更不容易維持了。

沒有到涇川，先看到的是城內探出來的教堂尖頂，教會勢力在西北，真是大到無以復加，這是西北的一個大問題，而另一方面，教士們的刻苦精神也真值得欽佩。

我們在稱爲平涼第一大鎮的白水住了一夜，那裏有位甲長告訴我們徵募壯丁的困難情形，我們的宣傳工作確太差，到現在爲止，農民叢中還很少和我們的宣傳隊接觸過。這裏，我佩服傳教士！

雖然沿途上，也有很新穎的標語，寫在黃土牆上，那是雙十二時候共產黨寫的，如：「擁護國共合作」。

四 六盤山前後

從涇川到平涼，沿着涇水的紆迴走了一百五十里，這段路上，表現出西蘭公路的養路工程奇劣。自然，涇水是北方式的河流，河床常變幻而少固定，但在這段路上，我們竟不能看到有一個良好的橋樑，和一段走着不崎嶇顛震的路，高山是坡度太大，平地則完全是高低難行，這也難怪，西蘭路上走一九三七式的新車，也不敢保險能夠到得終點。

一路上逼地是壞車。六盤山在眼前，伏在車頂上，都不能不替我們的鐵駱駝担心和險途心悸。

離平涼五十里到酒店，入鎮口的大門旁有着斑斕了的標語，大字是「不分回漢」。出鎮時，電線竿上高懸着一個人頭，是爲殺一警百用的，給過路的人們看看；政府對於劫車盜匪的嚴厲。

荒涼的六盤山的四週，沒大出產，一畝地只能長出一百斤洋山藥蛋（馬鈴薯），這是人們的普遍過冬食品！

西北一帶的丘陵是土的，當地人稱作「原」，但六盤山則完全是石頭的，人們公認是個「山」。到了三關口，廟宇中的噹噹鐘聲令人憶起昔日威風颯颯的楊六郎，古代的西北決不是今天的淒涼，遺留下來的偉大遺跡也可以告訴我們過去的富麗。西關路上古跡真是多到使人不可計數。到了六盤山根，粗看並沒有什麼異狀的褐色山峯，近處看，可以看到山陰處浮着亮晶晶的白雪。山頂，溫度突發二十度高出海拔四千四百尺了。

鐵駱駝喘着氣，一步步地爬上了盤道，電射型的盤道，一重又一重，各色的雜石斷層成雲片狀剝落，特別是綠色的泥板岩最多，鋪在地上，粉碎風化為膠泥。有些地方，小泉流水，雖然在太陽底下，可是水流已經結冰，只有在日光下的一層，緩緩地向前飄動着，開拓出來一條小道。山高處，沒有樹，風太硬，連雜草都長不高。明朝竇文詩說：「溽暑有風還透骨，芳春積雪不開花，」正是指這個黃渭二水的大分水嶺而言。

當我們在山頂上撫摸亮晶晶的雪時，下山了，又是長長的盤道……

下了山，長長的一滑下去，先到了隆德，這是一個回人很多的小城；天暮時候到靜寧，這又是一個土山坳中小盆地上的縣治。明時棄守此地，金人乃得長驅入蜀。地方因遭破壞，窮困而無大生產。

同車來的，路上加了一位公路的工程師，記者先把「道聽途說」的許多話去

問他。他對於工程時代的黑暗情形同表憎恨，因為他還是一位抱着犧牲精神來西北服務的青年人。我們都感到政府的大量金錢花掉，在下屬的重重剝削下只是逼迫民夫作些墊土平面等工作，而不願以相當金錢購買平面機，小型壓力機等物實事求是，結果作下來的，僅是一堆平整的浮土，一遇雨季，全路崩潰，真是一件大失計。盼望這次修路能夠不再走上覆轍。青年的工程師，尤其要澈底肅清這邊區的重大黑暗。

夜色裏的靜寧城內走一轉，百餘家商店有半數掛着「營業分處」的招牌，在公開賣烟，購者如過江之鯽，每家每日可以賣出三兩，每兩平均二元五角。這樣寒苦的地方，鬼也不會相信每日有四百元變作鼻鼻的輕烟。

五 一步比一步的窮苦

這一路上，無時不在擔心我們這匹鐵路駝要失掉了活動力，終于牠病倒在靜寧了。在這裏候了一天，承路局主事人的好意，使記者得重新購票搭乘他們已受了八天風霜的載客柴油汽車上路。

西北路上，一步比一步的窮苦，每個人都是花了他們的最大的勞力，而得到了最小的報酬。

翻過祁家大山，看見地殼變動，使舊日的甘陝大路下陷，左公柳被埋了梢，山中間積水成「海」，因為一部地層沒落了。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說這部柴油車子只走出六十里，壞了。在界石舖，換乘了一部露天的柴油穀貨車，大家下來推了半天車，走出了二十里，車輪爬不上那百分之十的大坡，據說又壞了。兩部車子的司機似乎早就開好了會議，把客人拋在界石舖——這裏不是車站，便相攜風塵土擁而去，壞車子也會風馳，若非記者親見，決不敢造謠。

一行旅客三十人，面對面的望着走進了那古風猶存的幾家小店，這時候，老規矩已不存在，每日價目猶依然是二毛，可是不再送吃一碗麵條。

我們一行人在這裏候了兩天整，刮着西北風，下了不太大的雪。請想想旅客這時候對於公路局的印象吧，大家聚在一起，所談無非這一條路的「路費」。打電報沒有電，派人搭車去車站交涉，而來往頻繁的軍用車又絕對不允乘坐。

客店對面是一所學堂，昨日有太陽，學生都騎在牆頭或蹲在屋頂瑣誦「子曰，詩云」，今天天陰了，不聞人聲，記者進去參觀，學生正分佈在各牆角下烤火。中間有校長室，上墨書「禮義廉恥」之意義，校長見了外來人，不說話，而學生則紛紛從書堆中找出了國語。

道裏，是昔日的名匪區，老百姓都慣以此爲副業，但現在因駐了一營交通兵，維持尚好。營長因地方熟，剿匪有功，所以提升爲團長了。外加有二千拾

石子的工人，所以使這個兩縣交界所謂「兩不管」的地方，住下三十個外來人還沒有危險。

生活高漲，交通使糧食價貴了。昔日武威城一元可買七十斤鍋盔（餅），而今一元買不到七斤。此地的麥價是小麥一元三升，大麥一元六升，蕎麥一元九升，同院住的兵，都是吃蕎麥。這裏許多人家都有地窖，恐怕是因爲災荒太多，每家總要省吃儉用，存下一年以上的糧食，豪紳以存三十年糧爲榮。地下水在地下九丈，存糧三年無臭味，真是一個天然的糧庫。此地郵政代辦所所長告訴記者說：「此地餉的很，外面看起來是窮」。雖然，據說，實際上餉的人也不太多。

雖說開發西北的呼聲已過去，但建設不可忽視。甘肅當前的農業問題，除了剷除封建式的剝削及水利要有辦法外，還要有肥料，抗旱種子，新的農具，

和真正刻苦的農民（鴉片使西北的農民已經懶了），鴉片的種植，在本省確將絕跡，不是禁的，而是地方已壞，種也不長了。要振興甘肅的農業，一批測候所，一批土壤研究員就應當首先在這土原邱陵上開始工作了。

甘肅的每個農人都種植不了他自己的土地面積，過去政治的黑暗，更使熟荒加多，我們爲擴大糧食生產，這一個天然的糧庫，亟應擴充起來！

第三天是一個有暖 and 太陽的晴天，這候車客人的代表是勉強派出去了。二十餘人散佈在院子裏徘徊。這裏雖然是一個貧苦地方，但生活程度之高不亞於大都市。同車的有蒙藏委員會的王彝九先生，他告訴我甘肅河西一帶的苦况，「有幾縣，你有錢也會買不到東西吃。」下午，又和村長討論到救國公債的合理分配，他們是三百戶的村莊，派了六百元。

第四天，寧靜站長攜同我們的代表帶來了一部貨車，站長告訴我們說：

「再過半個月，就連貨車也坐不成了，路局根本沒有車。」我們一羣人只得欣然爬上了這匹鉄駱駝。

前面又是三百里的丘陵地帶，有名的危險區域是華家嶺。鉄駱駝喘着氣爬上又爬下，沉重的蒼黃顏色使人起了倦意。路基還好，坡地都沒有鋪石，汽車尾部追隨着烟幕，繚繞着像是一條土龍。

這天的中午很暖，青青的天，猶掛着芽狀新月，汽車爬着山腹又轉上山梁。高地的積雪在溶化，梯田的邊際背陰處，都嵌了框，顯缺的日光裏像是都市窗飾的靜潔晶明的白「年紅」。遠處荒草堆裏有着零亂的雪堆，像皴疥，又像疥疤，但有些白的癬疤能夠移動的那是羊羣。爲了畜牧，這些荒地應當借種苜蓿。

黃土，黃土，沒有林木。缺地邊，角落裏也曾看到一二所村落。郭土製的

房屋遙望如玩具，財東們還有園子，上面有守望台。各處的草垛都像是野生的蕁草，叢生在牆邊。偶然也見到一所嶄新的小廟，這又可謂是靈魂的寄托所。汽車夫告訴我，這一段地帶在交通路線未定之前，是一眼望不到人烟，現在已經好多了。

一路上郵車，貨車，都是膠皮輪，牲口在拖着徐步。汽車一天的路程他們要走四天，落後，落後，隨時都在落後。

這個區域裏，偶然也可見到一點綠色，那是冬麥的萌芽，當地習慣不種冬麥（因易凍死），每年只收穫一次，現在竟也有人敢在向着舊有習慣戰鬥，向着自然界抗爭，這是值得獎勵的事。我們如若希望這天然倉庫能充實，西北的「一年一熟」的技術，是要加工來研究的。

夜晚，宿在定西縣。夜站檢查者嚴厲非常。他除了看到記者所有證件外，

還費了兩個鐘頭把記者所有的東西加以檢視，連朋友託帶的信都拆開。最後，他說：「這時候，你們智識份子出門有點麻煩，我說句不好聽的話，智識份子裏的漢奸太多。」

記者唯唯。

六 通過了最後的障礙

過定西，前面還有一道丘陵地帶，稱爲「車倒嶺」，自然環境既劣，同時又是山大王的出沒之所。這段路的難爬與祁家大山，華家嶺鼎足而三，六盤山是例外，那是石山，不是土嶺。

爲了避險，一串車子結隊而行，其中有一部客車，便是才在前面遇到了搶劫的。土匪只要現錢，不要行李衣物，所以損失還不太大。××部的補充兵，

一車車地和我們的車子交錯通過，把一路的黃土都揚起來，使每個騎鐵駱駝的人，都變爲黃土塑像。

三個鐘頭，下了嶺，是盛產甘草的甘草店。此地野生甘草頗多，當地人有專掘甘草用來易種。

過甘草店，離蘭州還有一百二十里，這一路又是起起伏伏地穿過了多少澗峽和河床。我們這次不再爲我們的鐵駱駝擔心，因爲這匹駱駝是新的福特，正當年青，而駕駛人也還仔細。

最後一重嶺過了，看見黃河，人人歡呼。

東關舖一帶沿河可以看到沙田，爲避免蒸發，地面鋪着石子。上面長着小棉花，一羣婦女正跪在田裏拾花，更向前是枯萎了的烟叶區，是蘭州的特產。

五日出發，十四日午到蘭，十天裏沒有得到一點時事消息，精神苦惱不可

言狀，到此才算釋放。對於公路，還是那句話，我們只有愛護一途，我們不要消極的批評，而要設法促起他們向積極建設的途上去。

十一月十五日

最近的蘭州

一 第一印象

綏遠一部淪陷，我們的西北戰線展長了，甘肅省已經不是後方，眼看就要變作前線。記者從太原來，到了西北中心的蘭州看一看，也許是在前線上看慣了那種緊張的生活，一輛轎車把我拉進了那灰色的城門時，一種寂寞和淒靜，壓在我的心頭，使人不敢相信這就是西北重鎮的蘭州。

蘭州的道路很狹窄，除中山路以外，很難容兩部汽車同時通過，據人說：昔日的汽車本就少見，西關一帶大路正在翻修，石塊大如冰盤，堆積滿地，說

是爲了交通，可是路身依然沒有展寬。國難時期，加之又是冬天結凍時期，有沒以鉅款翻修這條不急之路的必要，許多人都認爲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蘭州的商品，一切都靠外方，自交通爲軍運獨佔以後，蘭州市的生活程度更加提高。市場上一般都在缺貨，一切存貨都提高了價格出賣了。近年來最習聽的呼聲是「開發西北」，但事實上僅是把洋貨大批的因交通便利而販運進來，不要說沒有建設起重工業，即是連紗布一類的輕工業也是全賴西安運來，棉花及棉織品的稅收在十餘萬以上。蘭州，這個古老城市，現在雖披上了一點現代的外衣，這僅可證明了工業社會之侵入農業社會無孔不入。交通改良了，生產手段和生產技術依然故我，於是便造成了今日的畸形。這以後如果交通沒法恢復，對於一般人的「享用」一定要成爲一個大恐慌。

最重要的還是糧食問題。蘭州的糧價飛漲，小麥每百斤由七元漲至十四

元。此地的糧食來源全靠北山，蒙河西尤其是青海，可是近來這些地方米糧已絕。商人操縱固然是一因，而西北農民本喜好硬幣，因受時局影響，使他們每家的屯糧都不出糶了，這樣便影響到城市裏的一般生計，特別是我們每天都在吃着最貴的飯。省府現已派員去青海購糧來平價，可是黃河目下已將結冰了。將來還有大批人馬要駐扎此地，食糧呢？有人說：也許不久會像一八六六年，糧價漲到每斗銀價三十餘兩的現象。

記者到蘭州的第二天下午，受到一點意外的刺激。便是有不少學生排着隊踏着稜稜的滿街石塊在喊抗日口號，一霎時，便在省府門前解散了。後來，記者到了省府，某職員便嘆口氣說：「這顯然是和政府過不去，這種時候，這種現象，實不應有。」到了下一個星期一的紀念週時，賀主席又說明了俞暉的案子，政府是一定要辦的，希望大家守紀律。許多朋友告訴我，學生們的口號

本是對俞嘯的，可是臨時改變了。這現象，太分歧了，記者於是相信了到蘭後朋友告訴我的第一句話：「蘭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

俞嘯是建設廳的秘書主任，爲了貪污，最大的是軍用皮衣合同上每件浮報一元，已扣押在省府近兩月，正在偵查中。此外還有省立醫院院長韓立民，也是以貪污和防害風化罪在起訴。貪污案件在各地都是少不了的事情，我們看見了九月十三日政府明令，禁止新縣長及特稅局長大事應酬和活動，想來這些事情一定有相當數量，所以才勞得省府分心，盼望政府能夠迅速交給法院去作，那麼民衆一定就沒有話可說了。

省府賀耀組主席真是全省最辛勞的一個人，他每天破曉就走進辦公廳，每件公事都要自己劃行，開會，會客，一天直忙到日暮以後，猶不能得到休息，十七日的傍晚，主席允准了記者的謁見，記者便首先向主席爲國辛勞致最大敬

意。主席身體很康健，態度很誠懇，就記者的問題逐項加以答覆，記者曉得賀氏素日注意西北問題，且曾一度出任土耳其大使，所以有些問題都偏重這一方面。最後，對於軍事問題也略有談及。「近來都很好」，主席微笑着說，「回教徒對抗日已負起很重的責任，各方面都決心以物力財力擁護中央抗日到底。」

關於共產黨，他認為「他們說破壞後方抗日統一戰線的，是托派，不是共產黨。蘭州設立了第十八集團軍的辦公處。」關於公路，他說「甘新公路雖不好，車子是可以通了。」關於軍隊調防後的防務，「分由保安隊及壯丁來維持。」現在「全省的半數以上的縣份的壯丁訓練，都已開始，到明年三月底，甘省可以動員到三十萬人。」省政府現在設有各種訓練班，訓練縣區的下級幹部，特別注意的是精神方面，畢業出來，有大批入黨。

記者訪問了各方面，各方面精神振奮，都能給人以良好的印象。不過，成

問題的是民衆太消沉，戰事開始時期，大家曾經驚慌過一陣，都在預備「逃」，可是逃不是一個辦法，經過長期的抗戰，已經使民衆認識了，現在的生活只是「混」，蘭州如此，外縣根本得不到新開的地方，更不必說，而最有力量的青年學生，也因環境的複雜，大半被關在學校裏，只有極少數的執情人（不過二十人），犧牲了學業和安全，跑到各縣鄉村裏去宣傳「救亡」。一個朋友很感慨地說：「到處都有敵人的民衆——漢奸——在活動，可是沒有我們的民衆在活動」，這是實話！

此地漢奸雖無大組織，可是時常有破獲。譬如最近妓院中有兩名「姑娘」也因之被捕，使常作章台奔走之一部份官吏吃驚不小。

蘭州市街上，據說因爲大批逃難者的西上，已經增加繁榮不少。但古城風趣仍未失掉。不論雨雪，天一亮，中山市場的攤子便有買賣人，天一黑，十分

之九的舖子都上了門板，只有發着紅光的電燈在照耀着模糊的影子。蘭州市上人口早已超過十萬。新開的飯舖子都已添上女招待。「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這兩種人已經在冬之蘭州市上活動了。

街市風景最可注意者是西瓜在出售，穿着毛皮吃西瓜，一點都不是假話，今年的西瓜價貴，皮毛尤其價高，由於各方面爭購和軍閥屯積，使市價高過往年一倍；而且日日看漲。政府有意在此地恢復毛織廠，但一切暫時還談不到。

以烟葉有名的蘭州市，水烟已為時代淘汰了。沒見到什麼地方有人吃水烟，滿街上，連中國烟捲都稀少，觸目都是英美烟公司的「哈德門」和「前門」。一些×國人到中國來非要買中國捲烟吃不可，這件事，有些人覺得是笑話，有些人却感到深深的痛心。

二 靜靜的蘭州

靜靜的蘭州像一潭死水，輕微的風波，根本不能使他激盪，蘭州城的死氣也非輕易可以驅除。青海的抗日軍過境時，這裏曾激起一點浪花，最近的朱副司令長官到來，又喚起了民衆的熱望，但這也僅僅成爲微波，多少人都在這種種沉寂憂心時，敵人的飛機來自長空，在蘭州郊野開始了殘暴的處女作，這是十二月四日上午十一點的事，蘭州今後將要沒有安靜，我們要一切趕快動員，起來吧，蘭州！

蘭州可愛處是有着西北風味的河山。樸實、單純。城牆外圍又圍繞着一圈裸山，沒有樹，草也少，廟宇缺少陰鬱和莊嚴，顯示着神權已在日趨沒落。城外的水是黃河，傍岸有着偉大的灌田水車，河水滾滾流，碎冰壓擠着，順流水

突奔，宛如被逐的怪獸在浮沉，上流飄下來牛皮筏，靠了岸，皮筏便凍結在冰凌裏，滿身毛皮的人，把筏上的土貨，鮮紅的乾棗子，已經退化了的雜粟和核桃，用担子挑上岸去，這些人，都是「不等價的交換」的執行者，他們作着農產品調換工業產品的職務。說到了「人」，更是複雜，街頭上的形形色色的通過者，正是甘肅複雜民族的一幅縮影。我們要動員全民抗戰，蘭州市亟應使全民有了組織，作為全省的一個模式，誰都不能否認的；蘭州現在已經成了西北動力的出發點。西北的一切要健全，我們首先要健全這個動力的出發點！

為什麼蘭州這樣的「靜靜」，主因是沒有民衆運動。自然我們不否認今天的學生，商人，壯丁，甚至妓女也都在受着組織和訓練，可是，這種自上而來的「有計劃的工作，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記者會見許多位黨部的最高領導者，他們對這種現象也並不忽視，他們很勇於自責，認為下級幹部由歷史的關

係，直到今天止，領導力實在薄弱，補救的辦法是招集下級幹部加以訓練，可是這些受到過訓練的人，回到下級去工作的結果，依然是「無力」。

賢明的國民黨的領導者終於歸結於組織的不健全，而人事的磨擦也未能完全免除。我們曉得國民黨在最近加強組織的辦法，是由選舉改爲特派員制，使主事人能放手作事，既不必聯絡黨員，又可不必要敷衍委員，這種組織法在西北已將逐步實現。這樣一來，主要變成一個「人」的問題了。不論如何更變，我們覺得西北的危機日益加深，時間不再等待人，延遲一天便要多加一分的後悔，負着實施中山遺教的委員們萬萬不可放任下去，空空的失掉了機會。

蘭州市上的政治局面更是黯然無生氣，財政廳長和建設廳長的遲遲其來，以及街頭巷口「反貪污」的意識的高漲，都說明了沒有開展。貪吏愈噉判了十二年的徒刑，這完全是民意督促的結果。實在還是太輕！

雖然，我們還要向賀主席致敬意，他是太辛勞了，他一天忙到晚，沒有休息，只因他缺少幾個良好的輔治者，所以辛勞的結果還是看不出什麼成績來。加之賀氏是軍人，對於為政的輕重緩急，顯然還欠認識，他來到了蘭州，在一種蕪雜的局面下，第一月就放了二十四個縣長，第二批又放了四十餘，甘肅一共不過六十七縣，這樣一來，全體更動了，親民之官隨便更動並不是一件值得頌揚的事。

財政的混亂狀態更給人民以口實，于學忠時代本可有贏餘，而現在近三月的不敷額已超出二百萬。自然，目下的額外開支是太多，可是各處特稅局長的不潔子層出不窮（收款蓋章放行，不開票據）是人民認為財政混亂的主因。能夠收拾繕三，已經可以稱為廉吏了。建設方面的胡塗帳更是難以算清，城內修路一事，老百姓最愛指出其中的黑幕。不公開的收支，最易令人發生疑問。

甘肅是紳權政治區域，蘭州是紳權澎漲的中心。作地方官的人若不給紳士留個小面子，便很難維持着地位。所以，歷年來省政府中的大批顧問，咨議都是一種「面子」設計，如今在城內各處走一走，其有省政府徽章而閒步街頭者比比皆是，官多如過江之鯽，也難怪小飯館中的夥計們慢慢的已經不再於衣冠齊楚者爲「老爺」了。

蘭州城內的紳士片子很值錢，紳士的家人犯罪不能與庶民同罪，地方官吏知趣些的不必等到「片子」來到，便先從寬發落，失察的也應等到片子來時，「卽刻放回」，「手續不必辦清」這樣便日行助長了紳士們的威風。如果不這樣，以後便不見得「好辦事」。各地的小職員，人人肚裏都明白這一套花頭。

甘肅的軍事局面久已呈無領袖狀態，朱紹良氏於上月二十六日來蘭州，給各方面以很大的激動。飛機場上的歡迎者至爲熱烈。民衆也都耳語相告，以爲

西北大局或者可以免掉演成爲綏遠的局面了。

朱氏到來後，告訴記者說，他想自己到各方面去看一看，然後決定初步的調整。現在他已經飛到甯夏去了。

在蘭州中央的部隊有×師，其中一部可向甯夏開拔。朱氏和記者談話時曾表示，他二十三年來甘時之局面惡劣甚於今日，昔日尙能安全度過，今日當然更不成爲問題。「我作事向來用事實表現」，他說「不喜歡弄些文字表面」。各方都很希望朱氏不久就能用事實告訴國人。

自從航空停止後，蘭州陸續地出現了不少的謠言，雖然據說有一部是漢奸所造，可是一忽兒便傳遍四城，這也是由於大家苦悶，留心國事使然。這省會沒有一個正當的游息處所，連個小公園都沒有，逼得一般人，不是沉醉於章台，便是用烟賭來消磨光陰！

最後，我要說一盤「烟」，在西北不談鴉片是盲目。此地因了鴉片的「特貨統制」，弄得民怨沸騰。烟民滿街都是，鴉片的副產品也滿街都是，譬如，白麵餅上塗一層黃油，是鴉片烟子油，而烟子餅也可以喂豬。炸彈來了，烟氛中的市民都可奮起了，去吧，靜靜的蘭州！

三 朱紹良會見記

十一月四日，在蘭州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敵人的飛機開始作處女投彈，使全球的人民感受到了戰爭的威脅，而浮動起來。

這以後，每天到五泉山的路上滿是人，早去晚歸，轎車絡繹，處處可以看到避難者作活動。警察局長馬志超氏感於第一次空襲時，竟然獲得嫌疑漢奸八十五人，因而對於以受過訓練的保甲長所組成的「防空總團」，這一個一千九

百七十人的團體，還有積極整頓的必要，他告訴記者說：「我們全市有三百九十八個人力車夫，敵機來時，竟有三百九十九個都頭纏着白布，他們沒知識，不懂得這就是目標。而我們的防衛團員也不曉得去制止。」城外的房價每月從六角漲到六塊，糧價也是步步上升，所以，各方面對於後方這樣的紊亂都表示關切。

蘭州城內，對於民衆訓練已經很久，但少見功效，也是不可諱言的事。社會訓練分普訓與期訓，前者是中年，後者是選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少年。普訓每天三小時，現已訓練到第三期，期訓是每日十一小時，本月十二日，第二期就要畢業了。本市裏受過訓練的人，共在二千人以上。這樣一個大數目，如果有組織，對於防空的儲水儲沙工作的執行，並非不可能。

此外，人力車夫和全市妓女都在受訓練，以二百一十小時爲期，他（她）們

和普通訓練不同的一點，即是學科爲主，而以術科爲輔。事實上，也沒有地方給他們作禮操。

甘肅省政最近有變化，即是由新來的朱紹良氏代賀耀祖氏爲主席，朱氏是在軍職外又兼了政治。

八日的午後，記者去五泉山訪朱紹良氏。

朱氏首先從甯夏和青海的視察談起來，他表示滿意，記者問他是否甯夏的兵力過於單薄，他說「黃河冰凍之後，再加上十師也是沒有用，現在馬主席在款迎宴會上已表示出最大的決心！」他解釋了一個消息，證明了外間所傳敵軍攻涼州（武威）截斷我們的國際路線的說法非假，便是敵人有一個混合團體徘徊在阿拉善旗的邊界，有蒙古人，有日本人，有我們中國人，帶了槍隻和駱駝，企圖到現在還沒有判明，但很值得注視。青海方面很好，必要時馬主席表示還

可以出兵，馬步芳師長現在病着，痊愈仍需要相當時候，他已經決定就八十二軍軍長，不成問題。就軍事情形說，敵人若敢來犯，我們不但滿有把握，且可「佔一點便宜」。

「敵人的宣傳太厲害」，朱氏微笑着說，「其實他們的兵力很單薄，每師不過千餘人，五師之衆，其實也沒有多少人。西北的戰爭不能和上海比，不會有一寸土之爭，一打也許打到眼前來，現在主要的是後方戰，但是我們的後方却是太差……」

朱氏便表示寧夏因爲靠近戰區的邊境，比較還要緊張些，越後方越差。這種不緊張，純是人的問題，因爲現在還談不到政治。記者問如何可使後方積極動員起來？回答是要在上者的不時的督促。

又談到綏遠前線，朱氏表示我軍仍在五原，只有馬占山一部到了陝北。雜

軍仍在綏西。他同意馮主席不准雜軍入境的辦法，綏遠最近的情況仍然可以不抱悲觀，因為各盟旗仍然通電擁護中央。最近馮玉祥要到那邊去主持軍事。因為西北軍在五原誓師，馮氏在當地自然是有威望。

談到此，省政府有人來問，「主席何日就職？」朱氏這樣回答：

「這次的代理省政，我本來不知道的，所以我手下辦文墨的只有兩個人，現在根本不足以支配，何時接收，總還得有一個相當時期。」他又說：「請轉告各方面不必走，走是心虛的，我不能隨便更動人，我根本沒有人。」

記者借機便詢問朱氏對於當前政治的觀察和今後施行的方針。朱氏對於目下省內貪污事件深刻注意，他指出抗戰中間一切都將為敵人摧毀，沒有什麼能成為自己的東西，「貪污者的眼光都太短」。這與人民的教育程度也有關係。主政者的審慎人選，尤為不可忽視的一點。

「我是不願意說空話的人」，朱氏痛切地說，「一切能兌現的事情盡先來做，不必說空話。」

方才來賓中有馬鬃山的代表，從新疆南部退來在報告該部狀況。這也是省內當前一個大問題，朱氏說：他對此已有考慮，日內他打算坐汽車赴河西十七縣一行，順便還看看這條甘新公路。

朱紹良這次來西北，全國注目，省內的民衆企望尤殷。今日的甘肅支離破碎，政治黑暗已達極點，應負的當前的使命又是這樣的重大，朱氏剴輕就熟，又來執政，一定能在短期內有以慰各方的渴望。記者把這點意思表達了後，朱氏欣然說：「我要努力使後方積極起來，而且要蘭州的民衆明白：蘭州是前方，不是後方！」

「起來吧，前方的蘭州！」記者滿心興奮，離開了司令部。

四 × 國人在蘭州

從十月初起，就有×國人來蘭州，但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十一月七日那個紀念蘇聯革命廿年的盛大宴會。歐亞航機從西安特裝來二百瓶啤酒，冷風吹着通紅的鼻子，玻璃杯頂浮起潔白的泡沫，五百隻手抬高起來，主席賀耀祖先生，本來是主張聯×的，這時便欣然地暢論兩大國之密切握手，在「萬歲」呼聲不已中——在革命的懷抱裏成長的這五百名戰士的眸子裏放射出一種威激的光芒。

來到蘭州的×國人，都是康健，年青，熱情，二十歲左右的人，他們是眼看着他們的祖國一天天地在生長起來。從服飾上便可分別出他們的任務，禮服整齊的是代表；皮大衣，鴨舌帽，滿身的青色只露出一張血色的面孔的是飛機

師；臃腫的草灰色棉衣褲，皮帽子，厚而長的護膝氈靴的是汽車機師（交通兵），×國人和中國人站在一起，真慚愧，中國人的體格太差了，不要說×國人，即是和本年從額濟納特務機關破獲的日本人比，便已經有點遜色了。

到最近，飛機師已有一百多，正在教練着中國學生，×國機子是有×國的特色，機作棕黃色，三個推進器或五個推進器的都有，沿着蘭州南山根下的平地，成行地放滿了這種奇怪的東西，禿山上沒有一株樹，棕黃的土地上陳列着棕黃的飛鷹，一點也不感覺到刺目。有的機子沒有配置槍械彈藥，在候着，配置完畢立刻開到前方去。他們多數住在勵志社，每天早晨用蒸重車載出，晚上載回。

無數的棕黃色的汽車正在甘新路上像一羣搬家的甲蟲似的在爬着。庫倫到哈密一段最好，再望東，壞了，但路已凍僵，還可以勉強走，最壞的要算是東

段的一節，重新翻修的地方，土已經被掘得鬆浮了，填上二尺土，五噸的車子過去，依然是二尺深的大坑，偶然不慎，陷進坑去，鋼板立刻折斷，甲虫不能爬了，這工人受盡了千辛萬苦的來到蘭州後，休息幾天，車放下，人回去……

我們的車子也都完全被統治起來。每天不斷自西向東開，滿車都是比金子更貴重的汽油。一些汽車司機回來說，×國司機在路上並沒有得到什麼好待遇，招待者舞弊吃私，用鍋盔（一種麵餅）代替了應有的麵包。肉也供給得不足。他們佩服×國人，作事的勇敢，熱誠和有責任心。沒有汽油了，只好停車。如果汽油到時，不論三更半夜，刮風吹雪，立刻便添上油起程趕路，而中國司機們，却都在溫暖的熱被窩裏，貪戀着自己的炕頭！「本國人反而不如外國人熱心嗎？」真值得人來痛心了。

×國司機到了蘭州，首先看到的是在大路轉角處的×文指路牌，那裏指出

他們的膳宿所在地。蘭州雖沒有好房子，但比起沿途可說好多，招待處動員了本地所有的西餐廚司，供給他們每日三餐，每餐一湯三菜，和麵包咖啡。菜是很豐富的，只有這裏，中國人才能盡一點東道主的責任。靜靜的蘭州市上，恐怕只有這兩個機關忙，一個是負責登記車輛的運輸處，另一便是這個招待所。

中午和傍晚，×國人從各個人的工作場所回到街上來，擠滿了街。蘭州市上恐怕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多的異國人，那麼狹小的街道上，本來是沒有計劃到有供給這樣大批人馬的來往的。

蘭州的一般商人態度很不好，他們習慣使用着對待蒙古番藏人的手段來對待×國人。一個二角錢的化學烟嘴，信口要價竟至五角，還價二角，依然不賣。一雙毛襪索價一元五角，給到一元也還不賣。雙方是用手談和筆談，非常有趣，但商人的狡猾，則實可懲罰。省政府本擬設一個官營的市場或合作社之

類的組織，但鑒於目下運輸的困難，終於沒有敢來嘗試。而目前的情況，對於×國人，確感到很大的不便。

爲了×國人，省政府本來聘請了不少的特務交際員來作翻譯工作，但由於來賓的多，仍是不足支配。後來，凡是蘭州市上能寫能談×文的人，都有當一名參議的希望（如××旅社的主人即其一），雖然如此，仍然是不足分配。

這羣在大革命後成長的人真能懂得愛「祖國」，在本國當然是非國貨不用，到了「外國」，他們也要用「外國」的「本國貨」，他們吸煙不吸充斥中上社會的哈德門牌和前門牌，因爲那是英美煙公司的侵略商品，僅來吸山西出品的「五台山」及其他，他們開口便向翻譯者說，「我們只買你們中國出產的東西」。可嘆息的却是翻譯者手裏正拿着一支轟轟生煙的「大前門」。

蘭州市上，到現在圍觀×國人的時代是已經過了，現在存在着的只是小孩

還會追着×國人們笑，×國人莫明其妙的也在笑，笑來笑去，引得旁觀者也參加爲之大笑。笑，也許是親善的一種表示吧。希望兩個民族永遠在笑顏中。

落後的在西北，爲了×國人來，也曾刺激得當局要改變一下市民的「落後儀容」，在出入頻繁的東門裏，小隊兵士在作剪髮辮的工作，不多時便剪了一小堆，我們更有多少陋習，若能困了外人的刺激而知痛改也算是一大幸了。

十一月，廿九日。

死亡線上的喘息

——祝賀甘肅農貸一百五十萬——

爲救死亡

祝賀農貸

甘肅農貸一百五十萬，第一期五十萬元已早貸放完畢。民政廳長雪片似的接到了各縣裏受貸的「互助社」的來信，使他得到「無限的激勵，安慰和愉快」，這是真的人民之聲，這是真正的黑手字跡，人民和政府第一次在握手。便是在這種動力下，第二期的農貸又在十二月裏開始了，這次是一百萬元。

當第一期農貸開始，農貸指導員到各村放款時，民衆說，「想不到政府真的來貸款給我們，這是多少年來所沒有的事。」因為這多年來政府頭一次作好事，所以「有的老百姓感激得流淚，」「有的人接過來嶄新的鈔票，手顫抖得拿不動那輕輕的紙片。」這一點「恩惠」，已經使人們感激不淺了。

甘肅的老百姓真是稀有的純良，他們對於高利貸和貪污的壓榨，認爲是當盡的義務。各處的縣府委員很少有顧忌到國法的，每次下鄉榨取一二百元者即屬有良心之人。至於地方上的殺羊，置酒，送大烟，乃屬當然的招待；而本地土劣乘機取巧，隨後即以值百抽五的辦法陷害平民，保長更浮收糧款，複利剝削，使人民流離，災荒遍野。到處所見的是：「民有菜色」。

主持這次貸款全部事務的合作委員會總幹事孫友農氏告訴記者說：「當這抗戰期間，我們既不能夠把民衆積極的組織起來，若再不能放點款使民衆來

愛戴政府，那麼，我們還有什麼法子來保障抗戰的勝利！」所以，他排除萬難，訓練出一批來自民間的貸款員，使一百五十萬元的大款，一點一滴的都能散發到農民的手裏去。的確這是值得為甘肅的農村前途祝賀的。

甘肅的農村已經弄到無產可破的地步了，賀主席曾對合作委員會的貸款員訓過一次話，說到「甘肅的農村究竟有沒有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句最透澈的話。歷年來，民九的大地震，民國十五年的國民軍入甘，十七年到十八年的大旱災，二十二年與甯夏大戰，二十五年的紅軍過境，二十六年的雹災，都一次比一次重的使農村不得翻身，農民生活降落到人間地獄以下。

現階段的農貸的舉行，自然是有它的非常意義的，顯然是它可以為民族解放和獨立自由盡一部分責任。對它，奢望不可有，過卑也非所宜，當前的農貸最簡單的一點即是可作為是「安定農村生活」，與「擴大農村生產」的一個「經濟

支柱」。特別是對於現下甘肅農村的經濟飢渴，更爲切要。自然，我們不能忘掉特殊的甘肅的環境，這點救濟是否真正能救濟了農民，可是，孫總幹事在痛心中却作這樣的答覆：

「做，總比不做好！」

所以，我們願作甘肅——農貸一百五十萬的祝賀！

貸款的地方

蘭州的四邊

記者從陝西來，蘭州東距一百五十里的定西縣是最先走到的。這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豐收一年可吃三年，五百畝以上的大地主比比皆是，甚至收糧千石不算稀奇，大家掘起地窖屯起半生的食糧來。這裏人較開通，明白高利貸

是犯法的，所以貸款用一種實物折價法。譬如每借款十元，僅給現款六元，其餘四元，可以布疋來頂，如布價本為三元，就抬高到四元，合訂一個十元借據，利息三分，如果借糧，每担市價八元却寫十元的借據。

最奇怪的一種組織是婆娘眼集團，不知道是那個人設計，裏面有一種奇怪的組織，……放債以集為期（當地每逢二五八日有集），一集計息一元，到期不還，即將利歸本起息，又怕放出收不同，更利用嫖賭手段，拉攏劣紳，軍人作保障，朋比為奸，無惡不作，成為西北稀見的僅有組織。

定西的東北是會甯縣，一路上散佈着精光的裸體丘陵，盆地中則堆集着簡單村落。本縣有心人估計，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負債者，平均每人債額為七元（他們都是過着最原始的生活者）。高利貸，十分八分的都是有良心的，以小麥來抵押，原價三元一斗者僅能押得一元。

紳權很大，有四大老爺之稱，人民只知有紳而不知有縣長。五年前，南鄉侯家川有陳上戶與馬縣長不睦，抗捐不交，縣長大怒下派縣警查拿，誰知陳紳高壘深溝，對峙半月，結果還是說合了事。

魏立於六盤山與天都山之間的是海原城，距離蘭州五百里弱，這是山之國，出產大量的皮毛和糧食。二十五年五月，紅軍從陝北出來，由此入甘。胡宗南師曾在此地駐紮過，對回族感情尤好，回民稱之爲「姑娘軍」。

地高天寒，城裏找不出一滴水，飲水完全賴諸城南的山泉，居民爲防旱，也在城裏掘了二百七十三個水窖，和雨池二所。住在這裏望冬景最佳，因爲每到暮春，草才萌芽，但逢秋訊，一切全凋，種植的安全期僅有一百三十八日，早種不生，遲種不實，農民作田根本談不到肥料，雖然遇到豐年，一年的收穫卽是三年的吃用。

海原縣居民百分之七十是回民。他們的高利貸和漢人並沒有兩樣。大宗出產是皮毛和糧食。皮毛預賣，低於市價百分之六十，糧食預賣，差價一倍。當地××有時廉價買來，再運到甯夏去售。

從海原西北行，二百一十里到靖遠，一片荒涼地帶中，土匪多如牛毛。中間有乾鹽池一個，年產二百担。看到了黃河就看見了城，烏蘭山屏障下，這是僅有的通甯夏的門戶。

沿着黃河有三大灘，最重要的有糜子灘，三角城灘，和鹽灘，主要產物為鴉片、麥、糜子、穀類。河工局日益腐敗，今年七月多被水淹，北澗村的河工築堤，動用民夫從不給錢，事後報銷，使小學生在帳單上用濃墨按指印，清晰可觀。民糧每年給河工局的有二百担，不知去向，有人赴省上告，省裏批回地方查辦，地方當局便把「原告」壓起來。

北灣村的事情很多，都是很好的標本。壯丁分配到某保四個半人，市價每人二百元，可是保長竟要到二千七十餘元。第一次徵兵時，靖遠五區是三十五人，區長偏要來派四十五個人的款。多了十人又是二千元，他自然便放到口袋裏。今年這一個鄉村的負擔是：地方費四百零八元，自治費一百二十二元（這二種名稱，混淆不清，支出不明）。兵站雜費一〇五元三角，糧秣補助費八九二元五角（其實，兵站早已取消，軍隊過境，亦是公賣公買，糧秣皆由省府支給的）。此外還有陸軍醫院開支十元，區隊副十八元，保甲經費一百二十元，學款九十元四角，更值得注意的每百元區長都要坐收十一之利，而又為保持自己的地位，叫老百姓繳買槍費，為「區長造武力」。

普遍的高利貸是用「大加五」息，借錢一百元，還錢一百五十元，不分時間早晚。

靖遠在民國二十二年劃了一半地方給昔日的紅水縣，合併而成爲今日的景泰縣，此縣距離蘭州三百五十里。這是一個烟民區，地大人少，每方里不足一人，地主越富，佃戶越窮，通行的租佃制度爲「三七」或「二八」。即地主坐食，尙多於佃戶一倍。

縣府職員多拿不到薪水，全賴在鄉下催款，地方贈送的勞神錢、鞋腳錢以維持，所謂「委員下鄉，百姓遭殃」者是也。某縣長以低價在四鄉收買大烟，各職員，爭先效勞，不獨不向縣長要津貼，反而自願倒貼若干元，以便奉委。這縣長調走時，還要地方老百姓恭送匾幛，以誌德政。這種的政治下，高利貸主紛出，有馬牙右，馬牙海，馬子興，郭二，紅鬍子，黑鬍子等四十餘人，都有穩固靠山，習慣利息爲驢打滾（即利上起利，息上加息）。到期不能還錢即吊打，更可隨意領去欠債者的老婆。有彭禮忍者，欠郭二紙烟三盒，十日一滾，

不知如何計算，成爲一百五十兩鴉片，該郭某異想天開竟拉去了彭某的大馬一匹。

農民沒有辦法，只好離開土地，結隊做偷鹽工作，白墩子有個大鹽池，稅丁惡如狗，抓着卽死，可是，當地有飯吃者不過千分之六七，偷的人很多，他們以爲早晚也是死的。

景泰的西隣是有「米糧州」之稱的「永登縣」，這是甘肅的一個最大的縣份。有廣大的牧場，有起伏的番地，另有土司統治着。每任縣長到任時，都要「巡番」一次，每次掠來馬匹、皮毛、土貨，最少約三千元，是個肥缺。

這裏有些奇怪賦稅，中飽太厲害，譬如所謂「斗計稅」實徵六千二百餘元，繳出一千二百元，所謂「店捐」實收一千二百元，交出三百元，苛雜既多，人民只有靠高利貸來生活，「能叫錢吃虧，不叫人吃虧」，這是這些魔王們的勸入

套的甜言蜜語，入套之後，每借百元即出二百元收據。春三月借大洋十元，六月時即須還大烟六十兩，到期能還清者，每兩以一元計算，共計六十元。若以小麥一元一斗訂價，至不能清償時，則每斗糧以六元計，共計三百六十元（稱爲翻三翻）若債戶逃跑，則以其人之妻女爲抵押。

某村住戶王勞三借高利貸六元，用翻三翻之手段滾成六十元。債主將他的八十元的肥馬牽去，作價四十五元，所餘的錢，限三日還，到期沒還，乃將王君打得鮮血淋漓，村長怕事鬧大，於是去勸架，沒想到債主去縣府告了村長，率壯丁深夜圍搶，嚇得全村逃亡，一千七百畝田禾全荒。終於全村集款三百五十元了事。

雖然說這地方太窮，但總還可以有錢借出，蘭州以南的永靖縣，居然連高利貸也借不出來了。

人的社會還有比這再遠的地方嗎？曰有，在隴南與河西。

在甘肅，人們談起了「暗無天日」的地方來，多是痛責河西（即黃河以西甘境十七縣），而寬恕隴南，其實，這完全由於「民族觀念」在作祟。實在說來，隴南的黑暗，也許會超過了河西，後者是士兵出身的農民，尙守規矩，而前者上下一齊不守規矩。

貸款的地方

隴南的鳥瞰

從蘭州南行，先到洮沙縣，中間有摩雲嶺，二十里的山路甚險，匪徒出沒，能否安全通過，總然是有機會，過洮沙，道易走，是農業區。辛甸鎮一帶，每畝價值百元。河西面即回民集中地的甯定，民國十八年時，曾與洮陽互

殺了二年。渠地中以孫梁家爲最好，禁種鴉片以後種了黃烟，這裏是赫赫有名的「洮蕙渠」。

再向前，便是歷史上有名、文化占最高地位的臨洮，教育成績最佳，成「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奇觀。全縣學生七千六百五十餘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八。高橋農民黃廷明貸款四十元爲兒子上學用，這是任何地方看不見的現象，而吸鴉片者僅佔人口百分之二·五，亦爲他處所絕無僅有，這不能不向提倡新教育的楊明堂先生致敬，雖然，我們並不絕對贊成他們「大漢族主義」的倡導。

洮水上有浮橋，是通各地的大道，車過須交二角，牲畜則交一角。有番民過橋，趕一馬，捐款老爺向之索錢，無錢，乃取其篋笠。事過，老爺謂人曰：「番子不懂規矩，只有如此對待！」這，頓使人想到十八年的漢回何爲而屠殺

了。

這裏因為有公正的紳士，政治比較明朗，可是老百姓所受的痛苦，並未減少，有背景的賭博且不說，六月間漫窪鎮駐軍一連向第二區各保派糧兩月，共六十四石之多。「糧秣採買處」使人民每人負五元以上的重負，每升糧市價九角，處價只給三角，且每升多量入二合，日積一日，如至十餘石，又命令斗行照市價收買。紳士不是農民，紳士不能為農民解除痛苦。

比較減輕一點的是高利貸，私人放款多為三分利息，農村四五分。六月借糧一斗，八月還斗二，或多還二元。

「臨洮到渭源，七十二道脚不乾」，馬援時代即知引洮水灌溉，今日當然更甚。二地的田間工作者不同，臨洮多男子，渭源多女人。原因是此地少年人不敢出家內一步，怕拉兵也。婦人們都一齊進城餉軍送草，半路住店，只好出售

了送糧的口袋或挑柴的扁担。送的稍遲，副官老爺下鄉了，先把保甲長用繩綁起來說道：「弟兄們挨了兩三天餓，知道嗎？」之後使用皮帶打，爲了避打，應先送副官「法幣」（每次三十元上下；每一月總有五六次），然後再宰羊殺雞，吃飽而去。

一天天，是在忙着「軍隊拉兵，老百姓贖人」的工作，村人負債皆因此，而某種人也乖巧，非真正農民不拉，怕鬧亂子。此地以「鴉片」名於隴中，但是種烟者却窮極苦極，借人一元，給人三兩烟，割烟時，天不下雨，勉強夠還債，如果下雨，就負起重載，永遠不能翻身。今年是最苦的一年，紅軍過境及五月間天公玩笑，下了六百斤一塊的大雹子！

農貸調查員在徐家慶農民侯玉堂家裏組社時，一個小孩子大哭着喊「我餓呀，我餓呀。」問起家長來，他回答道：「每天只喝夾雜粗麵的菜湯二頓，沒

有饑吃已經一個多月了。」他們的生活的必需品都給了別人。

順河到隴西，這地方更是慘苦。甘肅的人口固稀，地則不廣，凡是山坡小道，坡度較小者都墾土種植了，今年的兵災，雹災，以及七月中的雨災使麥收對成，豆收三分，烟不足給工錢。×軍收過了「抗日費」，××師又來折價購糧，十四元的麥價只給五元。市糶一斗，只上九升，真是「一紙公文，雞犬不寧」。因此故，高利貸最多，現金月息百分之三十，烟息百分之七十，預支價格都是折半，青苗尤苛，不及收成的一半。借款自二月起，至田熟，收款多在七月底大烟收割時，還不起帳，被懸起來吊打，名之曰「坐飛機」。

爲了環境如此，十家九賭，公家抽頭，汪家衙有帳房八十多個，每天收頭金千元。東門石家寺賭場每日抽頭金八〇〇元，還賤不足時，農民想發橫財，反正早晚都逃不出「坐飛機」一條大路。

這裏主要產物是鴉片，鴉片種戶想不種已變為不可能，三五十元的債務壓迫得農民年年還債，而永遠還不清了。

但，高利貸之集大成者，則在更南部的漳州，漳水之濱的產鹽一縣。從十六年起，逐漸增加，由十抽一「每月生母款十分之一息」而至於集錢（逢集為限）又有鹽打滾（本利重翻翻身）。預先借錢到烟麥菜子成熟時索取的，稱「提烟」「提麥」「提菜子」錢，都在十抽一以上。又有烟利，四五月借，七八月還，每元納烟利一兩，又有不寫明利息者，稱為「搶約」。政治的黑暗則不能不推賑縣，由此也可見一般。

賑縣是個二等縣，縣府委員多至三十名，無給職，惟有依賴下鄉的車馬費生活。區有三個，下有十鄉，區丁之多更可驚人，催公款時，到處強索鞋腳錢，區經費月定二百四十元，鄉經費一百二十元，但實查每年區鄉費收入總在

七萬餘元。於是，人們競作區鄉長來發財。

中寨鄉鄉公所每月派鄉公費八百七十餘元，白龍鄉鄉長李如林，接事十六天，即派公費一千六百餘元。這因為鄉長出於公買，縣定「標價」起碼在七百元以上。前任周縣長卸任時，乃廉價出賣，計岷陽鄉長常重理以六百元買到，務川鄉長以九百元買到，中寨鄉長石兆星以四百元買到，白龍鄉長李如林以七百元買得。現在姚縣長以「澄清吏治」計，將前任周縣長出賣之鄉長一律撤換。後岷陽鄉長由申永安賄送金絲絨大氅一件，價值三百六十元，豹皮二張，價值八十元，麝香四個價未詳，各科長委員說情費四百元，始將常重理之缺買得，白龍鄉長易高華也花了七百元代價到手，宕昌鄉由王晉臣以七百五十元買得，其餘正在估價中。

姚縣長接了事，更攤派馬料每鄉十石（每斗六元），朱諭四出，雞犬皆驚。

十鄉共計爲百石，六千元，縣長此後「祇有肥馬」，而「民無焦類」矣。

岷縣地僻，本無地主，但因民十八九年「當歸」藥價大高，地價因而上漲，但最近已由百二十元降到三十餘元，便引起特殊階級之「棲隱林泉」意。魯××師長在茶埠給買水田一千餘石，中寨鄉上地十石餘，崖寺村上地三石，火燒溝一溝爲牧場，有羊數百，豬數十，大牯牛八，水磨十三，油房一，一出東門即見丘陵豐登，堆集如山者，皆師長之農作物。可是，一般百姓，中庸之家不過吃菜湯，窮者只有草根可吃。

岷縣南門外一片焦苦，雹災在此地最烈。四十里到臨潭。

全縣是在一個山谷上，似樓梯樣，收成少，種一斗僅收二三斗。洮河的森林多在番民手中。這裏有一個特區，便是前土司楊積慶屬地。有四十八旗番民，分生番，熟番二種，番民每年只交一升糧，年底交三十銅元外，別無支

出，漢人大爲羨慕，但最近，卓尼楊積慶土司死，已行設治「改土歸流」，也許這羨慕又將成爲時間問題了。

這裏十八年前是能夠自食其力的地方，十八年之亂以後，地方窮苦，於是高利貸興起，對本利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寺院也放款，月息六分。特別担負值得推荐的是何縣長發明的「換單」，卽每任縣長在末期中將人民的營業執照另換，每張新照，價值一元至一元五角。屆時縣長派委員下鄉督收，委員們一切均由換單民衆担負，區長及保甲亦借機收雜費，每次縣長可以收入到一萬元。而且此地多銀元，因與番族交易是必需物。法幣一百二十五元換一百元現銀，縣長收來銀元過多時，折合法幣交給政府，超出數目當然入了私囊。

駐軍每月要小麥四五石，一八〇〇元，大小豆六〇担，一二〇〇元，連其他共計每月三九〇〇元強。雖然，兵不保民，却與乞丐賭棍勾結，而且在軍警

林立之區，公然搶劫放賑委員！

貸款的地方

河西的展望

河西的名氣在外面比較隴南更大些，所謂河西，是指甘屬隴西在黃河以北的十七縣，這裏的黑暗堪與隴南相伯仲。這也難怪朱子橋將軍視察歸來說，河西的災情不亞四川了。

四川的災况與河西的災况，其造成的原因一樣，但差別的地方是四川有人賑濟了，而河西，宛如紙包着火，硬要在表面粉飾太平。

蘭州的西邊，景泰和永登，前面已經提到過。再向西，便是距離四百三十里的古浪縣。這區域是在祁連山底下，穿着皮毛依然寒冷。這是一個鴉片區，

每年產土額在七十萬兩以上， $x \times x$ 在這裏公開採買。本年攤派了二十四萬兩，以每三兩一元作價，其實分文不發，加之經手人的浮攪和駁秤的明增暗加，竟會超過三十萬兩。譬如第一區，產烟本不多，應派六千兩，但區長張國瑞勾結劣紳唐海雲，僅在綏泉一鄉就攤派了一萬四千兩，除六千兩外，多派的八千兩入了私囊。

另外一個「折半」的事件即是羊皮專賣。古浪養羊，年產羊羔五千張，每張以一元五角計，可售洋七千五百元；羊毛一萬五千斤，每百斤以四十元計，可得六千元。如今不准商人自由販運，全部以半價售諸駐軍和區署，官立的採買局幾多個，每局開支取自民間，全年的攤派又在二十萬元以上。

駐軍無事，以捉逃兵為職務，找到保甲長，按有無逃兵作索錢的標準。有逃兵者，送禮百元，無逃兵者除送禮二百元外，尚須找人替代。

去年在「勸匪」中全城燒掉，本年三月開始建設，到最近，果死了六個人，騾馬牛百餘頭，大車壞了九十餘輛，委員來到，送過山禮十元至二十元，差役鞋腳費五六元，老百姓是「委員不走，不敢回家」。高利貸因了剝削愈烈亦愈高。春借一斗，秋還三元，全縣百分之八十是負債人。每年農人收入，除還眼外不足半年開支。

貸款來到農村，最值得憂慮的現象就是這手接款，那手遞出，農民不獨得不到好處，而更增加了他們的担負。本縣包壩村有甲役，即將互助社社員擔着，索要公款，竟欲以其貸款充積欠，後經說合乃罷，如果「說合」不能，那不是只好貸給黑暗的統治者麼？

河西的中心城市：甘州、涼州、肅州，担負大抵相同，其名稱，如軍事建設費，款料費，馬鞍費，開拔費，給養費，鞋襪費，緊急費，臨時費。兵價，

馬價，車駝價，富戶借款，每地每年總在百萬以上。資本兩萬的商家，每年須出一萬元以上的派款，因而，鋪變爲攤，攤變爲有。雖然，也有煌煌門面，金色招牌者，那是另外一流人物的營業。

當地人爲表示實感，作對聯一幅，曰：

「一月三借款，農商交徵；周歲兩新年，陰陽合曆。」各種雜款無奇不有，如（一）某某人爲神廟掛匾，爲布施，令地方攤派。（二）……。（三）春間推代表請賑，各災區皆分派旅費二三千元不等。（四）袁耀廷代專員檢閱壯丁，每縣最低限度爲送洋五百元。（五）青海某當局子結婚，河西送禮。……上列各種款子在索取時，駐軍是附帶「無物不索」。官紳已經打成一片，「上派」，民出十」，童謠各地起，最普遍的一個是：「富怕共產黨，窮怕保甲長，壯丁怕穿二尺五，姑娘怕見×師長。」形容當時情況，至爲深刻。

高利貸於今尤甚，每月一元認三角五角的利息爲最公道，重的，借了二十元，一二年後傾中人之產也不能清償。放款的人多是駐軍親友（河州馬客），春放秋收，或者還錢，或者收烟（每一元可預支烟十兩）。至時駐軍幫助討債，討不到，吊打之外，還「擄人之妻女」。

各地的主要出產是大烟、羊皮、皮貨、羊腸。當某貨價漲時，藉口籌軍餉爲名，向農家攤派，或屯積起來，或向外批發；如果價落，則亦藉籌餉爲名，向農商高價推銷出手。經商以外，兼營事業是放賭，賭場有三種，麻將場或麻將公司是常設，每月包銀三十元，賭單雙、色子、紅寶等是臨時性的，包銀每月三百元。甘、涼、肅三地每處至少有麻將場二十至三十家，賭場十餘家。各縣也很普遍，傾家蕩產的不計其數。

昔日稱爲「塞外江南」的河西，乃是今日的「人間地獄」，如今已經普遍

缺乏壯丁，刻薄點的人們說：三年後將無人跡！

動員——動員！

增加糧食 畜產

由上文，讀者可以認識了甘肅的近影——西北水深火熱的真像。

甘肅——所謂「復興中華民族的根據地」是這樣的水深火熱，這樣的暗無天日，誰肯信，誰肯信？在這樣重壓下的民衆，如果不解放，怎能企望他們不做漢奸而積極有助於抗日？今日農貸一百五十萬是垂死的弱者的救命食糧，是沙漠長途中的一口清水，是死火中的一點紅星，是絕望中的一點希望！

孫總幹事的話是對的，「我們再不能以金錢來組織民衆，只有完事。」爲了戰爭，爲了前途，只要有組織民衆的辦法，我們爲什麼不立即來做：自然難

滿人意處是太多了，可是「做總比不做好！」

當前，一切執業者都在動員——合作事業者向這條路上動員是對的。僅僅的貸款是不行的，我們應當更積極的組織他們起來，使民衆有力量來立定了腳跟作生產！……

目下，甘肅的主要產物是近千萬兩的鴉片煙，六百廿三萬斤的煙葉和六十一萬餘斤的燒酒，這是多麼大的浪費！農民如今何嘗惜願種煙，只爲了官廳要收「禁煙罰款」而不得不種，實際上，煙價僅足工資，稍遇荒歉，即爲高利貸壓得永不能翻身。甘肅停止了種煙，農民就得到了部份的解放！

全省的鴉片剷淨以後，不必種什麼棉花，積極墾荒，改良水利，擴大起來全省的糧糧食區域，好供給東北兩各戰場上的食糧！路要多修，以便運輸，爲了節省汽油，可以廣畜畜牲，設起畜牲輪運站，一段一段地加速起運，也並非

不可能。至於農用畜牲，更是亟需，諺云：「家有十畝田，無牛活急死，家有十對牛，種地也不愁」，可爲一證。「甘肅若有七百萬元的貸款」，孫友農氏這樣告訴記者說：「就可以夠用了」。企望有力者能夠真正給與農民一個復蘇的機會。

現在，我們祝賀已有一百五十萬元的農貸開端了。

十二月十日

踏上甘新公路

我們自己的黑暗事件，萬不可再用紙包火的辦法來掩飾，任你紙包得多麼厚，總有一天要破圍而出，濃濃的火焰在怒燃的時候，挽救已遲。

甘新公路走一轉，只有使人激奮、痛心、失望，和恨國人的無組織……唯

一的金望是盼當局立刻把他健全起來，時間不再等候！

甘新公路在今日是這麼重要的一條路，修路費也花了一百三十五萬，結果，他的「害民」程度却開了歷史的先河。在其他的工程上，最大的限度不過是作工拿不到錢而已，最甚的也不過「有錢的不出錢，不出力，沒錢的出力又出錢」，而甘新公路的主持修築者，是使老百姓不但不能拿到應得的工錢，而且

要出錢給駐軍，這是「查驗費」，不論路的修好與否，交了錢，百姓就可回家。注意，這裏出動的千萬工人，只有老翁與老婦，年青人再也不敢出來，因為他們很容易便被隊伍看中了，掃數拉了去，補充了軍隊。

每當錢交不到時，主事人即用苛刑。三道溝的保長少交了錢，還挨了一頓痛打，結果又交了六十元，才准「收工」。還有一件慣用的刑罰是很合教育原則的，便是餓飯。幾千人集在一起，不見炊煙，於是同伴牛衣之泣，某地有一次找了縣長來，縣長也沒有辦法，終於「官」「民」很稀有的面對面哭，最後還是勉強彙些錢出來，「收工」了事。

這條路，從蘭州到河口，本來早已修好，現又由建設廳花了廿四萬來補修，同時可以通到青海去。古浪後立的山脈連綿，是沿着河源而行，這都是石方工程，開鑿很狹，只能容一部車子通過，將來必須開闊；從涼州到甘州一路

多水溝，這是祁連山上的雪水，供河西的灌溉之用，河西終年無大雨，今年夏季下得最大也不過房簷滴水，而這一區域却是甘肅省的大糧庫，原因完全就在於雪水，現在水溝上已在架起木製橋樑。再西向，直到玉門內外，卵石平沙，正是天然的公路路基，我們的車站設在大泉，新疆的車站設在猩猩峽。

翻修了之後的路身反不及以前好，因為把路身堆高，浮土過多，本來的高低不平之處，都不能夠看出來，車行不慎，極易毀車，加之往來車多，已在疏鬆路面上印出了兩條深深的車轍，至為不便。雖然，甘涼附近的路面，爲了觀瞻，也有極好地方，但老百姓每天要潑水掃街，却辛苦到極點。

目下，橋梁的載重量，十噸以下的車子可以自由通過。這些橋梁，涼州以東是完全由「左公柳」斫伐製成，左公柳改爲橋梁是正當用途，左公在九泉下定點頭稱讚；涼州以西，則是由南山（祁連山脈）上斫伐的，山主即是軍主，軍

主兼了修路督辦，所以斫樹也就不大成爲問題了。公路經過的地方，是昔日的西北桃花源，又爲今日的人間地獄，旅行人，拿了錢，可以買不到糧食的。各地稀見肚丁，來年的春耕更是一個當前的大問題（來往人這樣多，使存糧要吃絕）！

甘新路上「來賓」多，爲了他們，我們辦了許多兵站來招待。僅僅是吃些羊肉粉條湯和黑麵的鍋盔，便已很不容易了。站長們一般說來都缺乏「事前的計劃」，臨時的慌張和手忙腳亂，即使是忙到死，也很難使人原諒，因爲平時太沒有準備了。

可感激的是這樣黑暗的地方，竟然也有不少有良心者爲國家來做事，如大泉站長孫幹臣，永昌站站長范雲昭，希能排除萬難，給來賓以良好的印象。雖然，我們也不能不指出像甘州站站長某君，徵發招待品，竟數次光顧到澡堂中

的茶壺茶碗，他不准商車開回頭，但給錢即放的行爲，是給中華民族又留下一個大污跡。

地方本不窮苦，但環境太惡劣了，逃亡的農民太多了。安西縣本有七萬人，現有一萬九，這一萬九也不會長期留居着，因爲「上頭」攤派時，過去十家要一百元，今日一家也要攤一百元！老百姓逃亡了，這是對於地方的「堅壁青野」，使安西縣買一點肉，也要走一天汽車，去到敦煌縣，大車一去一回，至少四天。

我們的民衆之污穢，貪賂，無組織也很給「來賓」以不佳印象，他們的一個代表表示「中國太窮了，除非是我們的開車夫，別國人，再也受不了這沿路的痛苦。」他們雖同情我們，但我們的民衆根本不理解他們是何爲而來，這個機會，還要偷他們的車上的空油桶。×國人向我們鳴槍示威，終夜坐守。

這條路上我們最不滿意的莫過於無組織。組織的紛繁，互相抵消，就等於無組織。這麼重要的一條路，承大家看重，建設廳有建設廳的組織，經濟委員會有西北運輸處，軍事委員會有軍事運輸處，最近，還有第八戰區的交通處也成立了。一個汽車夫開出車去，到了站，就根本不知道走進那一「處」。

汽車夫的無訓練，無責任心，尤使人痛心，我們承認他們是勞苦的，可是一車油（約九十箱）運到西邊去，只餘了半車，則不是勞苦能抵罪。固然美國的油箱不堅固是原因，但沿路漏掉這麼多，是會要耽誤多麼大的事，自然這是小事，小事有時都能影響於全局，不可輕視。最值得痛心的是東路雷車這樣急，而安西還有商車二十餘輛自本年六月到後，沒有入理，也不叫他回去。

住在蘭州，主持路務的劉公景山，我們承認是交通老手，可是老手的功夫若只用在對人應酬上，或酒綠燈紅的嘻笑中，則國家損失太大了。劉公一身固

不足惜，但國家的安危實在賴諸這一條線。

朱副司令長官最近也和記者說到交通組織的太複雜，擬加以調整。大概是將機關統一在戰區司令部的交通處下統一指揮，盼望這計劃能早日實現，尤其要注意的是除貪污審人選，甘新公路絕不允這樣長期腐敗下去。

今日，救甘新公路，即是救中國！

十二月十日

寧青消息

青青兩省在民國十八年以前都屬於甘省，有唇齒之關，茲運錄二篇，以示一般：

一 寧夏近訊

包頭在十月二十日陷落了，五原又在十一月末一度告急，大批軍人擁集在寧夏邊上的善壩，這裏面有騎×師的門炳岳部，有紳士李某領導的保衛軍，有徐席如領導的屯墾軍，以及挺進軍等等，大家最後的辦法是騎兵們退走榆林，一部分轉往綏西，屯墾軍則仍然留在舊地，這樣一來，綏遠空了，雖然有門炳岳氏的堅決「死守」，雖然有馬占山氏的「領導民衆參戰」的主張，可是正規軍隊

守不住，也就不能怎樣奢望於國民兵了。於是，王英在漢奸擁戴之下，安然就了「綏遠省長」。

爲了當前的情勢嚴重，馬鴻逵主席不獨拒絕了一切軍隊的入境，而且也拒絕了大羣難民的入境，這次綏遠戰線上，甯夏派有一×人參加了，現在，甯夏大部隊都集中在石嘴山和磴口一帶。

甯夏是只有十縣的一省，另外則有力不能及的阿拉善蒙古和額濟納蒙古，兩大片沙漠和草原。說是十縣，其實磴口，鹽池和豫旺三縣根本成爲「化外」，另有兩縣的稅收歸三五師馬鴻賓提取，省府收入實在無多。公務員的待遇菲薄，已達極點。所謂「廳長」不過五十元省票，中下職員僅爲二三十元。當五原未陷落時，省鈔一元八角換法幣一元，到最近，聽說早已跌出二元換一元的關口，在收入不足以供吃飯的景況下，大部職員們怎樣維持生活，恐怕只有

「天曉得」。

現在，徵拔結果，甯夏已經沒有了壯丁。省府更把各中等學校的十八歲以上的學生都納入教導團，西北的學生年齡本就比較內地學齡大，這樣一來，便成了「有學皆兵」的現象，學校大半停課，只有甯夏師範一處尙留有二三十人光景，「絃歌不輟」，僅賴這一個「碩果」。

這裏生活程度之高，着實驚人，包頭的來貨路子已斷，各物的價格只有飛漲。甯夏人來到了蘭州，便很滿足了，因為這裏的物價比甯夏低。但，這條路子却不好走，最近抗日義勇軍的家屬赴新疆的途中，從甯夏到蘭州，一共遇到五次搶盜，這些婦孺之輩，居然還能赤手捉得五名，這是「搶盜」，不是「強盜」足以證明。可是爲什麼這條路上有這樣的搶盜，其原因很值得人來思索。

阿拉善蒙古的中心定遠營，額濟納蒙古的中心威遠營，我們各駐了一位軍

事專員。前者我們更在當地駐了一×人，後者也有相當實力，兩處現在據稱都是「平靜無事」。兩處的特務機關早已剷除，這裏我們不能不向民政廳長李翰園氏致敬，因為他的敏捷和決心，所以才能在本年七月肅清了額濟納的污穢，替西北除了燃眉的大患，否則，我們的甘新公路不會有今日的平靜。

近兩週來，比較平靜。當局宣稱蒙偽軍前來不足懼怕，可是，我們鑒於綏遠的失敗——缺乏統帥，行動欠活潑，內部多磨擦，特別是敵人特務機關的活躍，對於甯夏的當前情形也不敢太抱樂觀。

中央已派有一×人在向甯夏行進中，可見中央已經注意到了，或於綏遠的失敗，不使再上覆轍，只有盼望駐鎮蘭州的朱副司令長官速來甯夏，加以調整。

二 青海雜報

從蘭州到西甯的公路完成後，來往的人士很多，自這個省會到那個省會的距離縮短了。一羣土耳其的羊毛商人，駕了一部破汽車過來，連吃飯的時間也算在內，只走了十三個鐘頭。據他們說：青海境內的地段，平滑寬闊，更是宜於行車。省黨部馬紹武委員，騎馬從西甯來，一共走了四天。這裏的馬鱗公館正在打掃，據說馬主席也將要起身（這消息，朱紹良副司令告記者說，已去電勸阻了），由於各方面的來人，我們曉得了不少的消息。去年的十二月，青海的隊伍和民團都在河西一帶作着消耗實力的戰爭，而今年的十二月，是完成了新的建設。

青海的經濟是依賴着毛皮和食糧，今年都不好。戰爭發生了，毛的銷路斷

絕，羔皮也很少，原因是班禪喇嘛過境時，勸告上千上萬的牧民不要再那樣殘酷的殺牲。這樣，影響到了我們供給抗戰用的五萬件皮衣的募集，但，當地的主事者依然在努力着。糧食今年因了天時，沒有去年收成好，但除自己食用外，還有大量的盈餘，一度謠傳的統制食糧並沒有實現，但是大量的謀利輸出也是不大允許的，除了以其他政府名義來收買。

馬步芳師長最近很努力，爲了提倡教育，在西甯市內蓋了一所西北少見的中學校舍，更捐了自己的私產購買了十萬元的公債。這次，政府指定青海比額共爲五十萬元，其餘的數目，省黨部在作擴大宣傳，說要在三個月內完成。馬師長最近身體不好，腿痛，身腫，傳聞醫生鑑定說，這是遺傳。但當這西北很緊張的局面下，各方面都盼望馬氏早日康復！尤其希望他能夠來一次蘭州，和各方面作一度的會見和懇談。

青海的軍隊的士兵多壯丁，秩序很好，其下級官吏雖稍有病民舉動，但地方則極平靜，全省共有××師，此外還有一警備隊，這次率都出發抗日的馬彪，便是警備第一旅的旅長。他統率的部隊，是本省一旅，此外，由甘肅河西的暫編騎兵第×師裏抽調了兩旅（有一部份是新編的壯丁），朱紹良氏曾與記者談到他們，說他們近來在陝西紀律已經很好了。

這一省是西北從未種過鴉片的一省，這高原上，從來不曾有過一株烟苗。全省稅收每年只有一百二十萬，大家都是在那很經濟中過日子，各個職員的新水，是到了最低的限度，甚至有時不能維持生活，但額外的賞賜却是常常的，當長官高興時，可以賞給屬下一隻羊，或一百斤麵。這裏麥價比較還廉，洋貨則奇貴。用蘭州的六七升合本地一斗，市價不過五元，而蘭州則費到十元以上。抗戰的空氣已傳到這裏，民間宣傳久已開始，但積極的，屬於「組織的工作」尙

未着手，因為當這時，農村裏正在忙着打麥，一切將要過了這個忙期再辦。西
北方面雖然有些封建的積習，腐敗和剝削，但另一方面，新的進步也在日有增
進。交通的便利，是使關不能「閉」的原因，爲了打消各方面的頹言，只有努力
用事實來作鐵證了。

十二月三日。

回教徒在甘肅

一 回教徒的派別

甘肅民族複雜，其中以回族最有勢力，一派是武力（這一派另文記載），一派是宗教力量，關於後者，根據多方面的材料綜合成下列調查：

隋唐時候，回教傳入中國，最初並沒有門宦的分別，直到清朝雍正時候才據有雛型，大別爲四，即（一）哲合忍耶；（二）虎非耶；（三）哈的忍耶；（四）庫不忍耶，稱爲穆罕默德遺留的四大派。此外還有兩派沒有門宦的，即「老關的木」和「新興教」。

一、哲合忍耶——漢意爲「明揚正道」，這一派傳到我國，現計八輩，大約已有三百多年，第一任教主馬氏「寢靈」在蘭州的東稍門外，所以也有名此派爲蘭山派者。教義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宣教宗旨，教主「替位」的時候，採取傳賢制度。第二、三、四，各輩教主「寢靈」於黑龍江，平涼，開封諸地。五、六、七，各輩教主皆「寢靈」於張家川的宣化崗，現任第八輩教主是馬宙臣，道德極高，現在因疾病留居北平。這一派教徒最多，計有二千餘萬，佔全國回教徒百分之三十五，散佈在河南、山東、新疆、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甯夏、河北、江蘇、安徽、浙江、遼甯、吉林、甘肅等省，尤以甘肅、甯夏最多，共分三千餘坊（禮拜寺），每坊設教長一人，由教主在品學優良的阿洪（傳教士）中選擇。甘肅現有教徒佔全甘回民的百分之四十五，隴南全部屬之，隴東大半屬之，西北各地皆有。現在教主除馬宙臣外，隴南另由馬之堂

弟，馬重雍（住張家川，屬甘肅清水縣）主持，馬重雍氏現年僅三十餘歲。

二、虎非耶——漢譯爲「暗藏機密」的意思。

三、哈的忍耶——漢譯爲「出家」的意思。

四、庫不忍耶——漢譯爲「存心養性」的意思。

這三派傳到我國，也有三四百年，後來又陸續分爲八個小門宦，即（A）胡門；（B）北莊；（C）大宛頭；（D）碧家場；（E）海門；（F）沙門；（G）劉門；（H）大拱北。現有教徒佔全甘肅回民百分之十五，全國回民百分之七，教徒散佈於蘭州、臨夏一帶，教務由本派重要人員共同維持，沒有教主。

四大門宦之外，尙有沒有門宦的兩派，茲分述如左：

一、老關的木——漢譯爲「遵古」的意思，是我國回教中最早的一教。這一

派沒有教主領袖之稱，各坊的教長，由本坊教徒在品學兼優的河洪中擇聘，現

在分佈很廣，佔全國回民的百分之四十五，佔全甘回民的百分之三十，各省的回民，除哲合忍耶一派入外，多屬於本派。甘肅各縣中以甘肅、涼州、肅州、平涼、臨夏，一帶最多。

二、新興教——這一派僅興起了有十幾年，有研究性質，沒有領袖，由一部阿洪所促成。沒有獨立的禮拜堂，常常與其他各派相混合，現佔全國回民的百分之十三，佔甘肅全部回民百分之十，歸此派者以虎非耶，哈的忍耶，庫不忍耶等派最多，哲合忍耶與老閣的木次之。

回教本身是有這麼多的派別存在，平時對內，爲了權利關係，各派也不免有忌心，可是，遇有外侮，作起護教運動來，那步伐却是一致的！

二 回教徒在甘肅的分佈

甘肅省各縣的民族分佈製如下表（初稿）：

縣名	種族民稱	民族人口比例
皋蘭	漢族：回族	9：1
天水	漢族	
武成	漢族：回族	8：2
張掖	漢族：回族	8：2
民勤	回族：漢族	9：1
靜寧	漢族：回族	7：3
岷縣	漢：番：回	5：3：2
臨夏	回族	
靖遠	漢族：回族	9：1
永登	番：回：漢	6：3：1

靈 平 涇 肅 鎮 禮 泰 隴 定 酒 慶 固

台 涼 川 縣 邈 縣 安 西 西 泉 陽 原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9:1
9:1
7:3
6:4
9:1
8:2
7:3
8:2
7:3
7:3
8:2

崇	武	高	王	安	徽	成	甘	臨	敦	文	武
信	山	台	門	西	縣	縣	谷	洮	煌	縣	都
回族·漢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回·藏回	漢·回·穆回	回族·漢族	漢族·回族	漢族	漢族·回族	漢·回·纏回	漢族	漢族·番族
0:4	0:4	0:2	7:2:1	7:1.5:1.5	0:1	0:1		0:1	8:1:1		9:1

渭 景 海 會 禮 古 永 臨 臨 通 山 西

源 察 原 宿 中 浪 昌 潭 澤 渭 丹 和

漢族	漢：回：番	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漢：回：番	漢族：回族	漢族：回族	回族：漢族	回族：漢族
	7：1：2		6：4	9：1	6：4	5：5	4：2：4	9：1	8：2	6：4	6：4

正和莊甫金西環民康隆清華

甯政浪定塔固縣樂縣縣水亭

漢族::回族

回族

漢族::回族

回族::漢族

漢::回::藏回

漢::回::番

漢族

漢族::回族

漢族

漢族

回族::漢族

回族::漢族

7:3

9:1

7:3

7:2:1

7:1:2

7:3

8:2

8:5

漳	縣	漢族：回族	8：2
永	靖	回族：漢族	8：2
洮	沙	漢族：回族	8：1
夏	河	番族（全歸黃正清司令管轄，只有少數回漢商人）	
化	平	班族：回族	7：9
合	水	漢族	
鼎	新	漢族：穆回	8：2
兩	堂	漢族：回族	8：1
廣	樂	漢族：回族	8：4

（本表因初次調查只能指出回族在甘肅民族中的地位，而不能詳示數字（註）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

抗戰中的西北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分	發	主	著
店	行	編	者
長	者	者	
沙	生	長	徐
州	上海福州路		
西	漢口交通路		
安	話		
州	書		
重	店	江	盈
慶			
成			
都			
開			
州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漢)

活生